

將將紀卷之十四

豫章 李材 孟誠



門人 徐即 登獻 和

海陵 陳應 芳元 振

長洲 張萬 思霖 甫梓

御將 得可為法

周太祖 宇文泰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



相奉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殺於恒農聞歡將  
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  
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  
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  
炬黑獺河愛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  
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  
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  
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軍於許原西春至渭  
南徵諸州兵皆未會營建於許原以東歡不  
請待粉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右長史則人  
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於浮橋於渭  
軍士備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  
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  
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  
謀之關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賊無家不可平  
地置陳與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  
之置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高澄為左拒命



士皆解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趨時東  
... 曲都督斛律羨舉曰黑獺... 而來  
... 如獺狗或能噬人且謂曲... 深土  
... 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 掩長  
... 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歎曰縱火焚之  
... 當生擒黑獺以示... 若衆中燒  
... 彭樂盛氣請問... 衆賊寡百人  
... 歡從之東魏... 兵少乎  
... 無復行... 兵將... 如  
... 歎曰膽決如... 何  
... 殺傷多甲... 亦  
... 何必... 兵  
... 出內之... 戰  
... 以薄... 兵  
... 歎猶未肯... 律



本心無敵不可復用宜急...  
當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  
先就營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  
高丞相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  
高歡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  
高歡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  
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奕棋易逢敵則難用兵易逢對則難攻

以每為孔明欽遇明六出祁山竟寸粟不

不得也

是所以一著善

循環如前此所

野戰坐而困之此最上策矣

謀既至渭曲則斛律春

分精銳德掩長安是必策之

一聽宇文泰既自定決戰

持李弼據地之計失得存

高歡之敗敗於眾故氣感



秦之勝勝於寡故其慮克敵而固以寡  
寡不敵自是常理至逢對手則自是  
是殊不得也謂衆果足恃乎自昔以衆  
多其人而以衆聚之一路而取者則尤  
也豈獨一高歡哉宇文泰之登李固也曰  
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激取令貴也曰觀其  
甲冑足徵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皆為鼓舞妙  
用所以人樂見知其為勳也

荊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舉代節

王璧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代  
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討代魏會兵於  
陽九月至王璧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冬十  
月東魏丞相歡攻王璧書夜不息韋孝寬隨  
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  
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曰任爾  
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擊地為十道又用  
術士狐虛法聚攻其北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



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寒柴投火以皮割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掃城中之所及莫不摧毀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持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不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一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處豎木柵以障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休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土山前後無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斃守者常足食有旬朔之間已盼救援適憂爾等之危也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以城在關中人口韋城主受被榮祿或復可爾等守城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上公能斬城王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賜甚厚孝寬子

十一

卷之四

楊



題書背透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平山東魏苦  
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十萬人其為一  
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降歡營中士卒  
驚懼十月庚子解圍去軍中訛言高歡以定  
功弩射殺丞相歡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功弩  
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出見諸貴使射律金作  
勅勅歡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王壁要衝蓋兩魏之襟吭也攻者固不為一

城攻守者亦不為一城守非孝寬奇男子露

涌雲屯百林有發何以堪此真以一城

守抗天下以一人之力雄於數萬師者也

以屬王思政後以委韋孝寬守之亦真知人

哉蓋嘗論攻城之計為不得已下則成要而

然歡眾非少人也於其時能以萬眾逼城而

以全旅擣魏彼必量歡與孝寬方相持不

以備避實擊虛或者一道而必守林一城以

自取敗因屈不幾為膠柱鼓

王從承名又達太祖奇其才謂授馬邑守軍



林監軍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  
敵也但恐勇決過耳後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  
戰陣山背以身敢聞親待日隆官賜加長倫等  
於是賜姓宇文氏

古稱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蓋文達漢伏出將  
才也周太祖以齊神武為之首而高英曹寶  
秦彭樂華又盡一時之選以伍士如林何以  
抗此敵乎王文達誠萬夫敵矣太祖之所以  
寵遇之者乃能溢出等倫以別其捍勇而中  
其腹心也其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或即  
所至以身敢為士先以佐成大業有以哉  
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  
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絳竹樂一部謹自  
以文富權位功名既足願保優閑上尤所末  
為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公以精  
未平公豈得使爾獨善遂不受  
昔漢祖既燹項熟視天下謂無復事也故曰  
其意所忌及困白登乃知世未必使世安保



也天下未可為無事也而知無事之貴之高  
不可以無人也還經沛里感而自歎曰女得  
猛士兮為我守四方蓋悔心之萌也然何呀  
及矣計不得已乃徇建信侯卒降王和戎以  
幾其念親親而不肆猖獗也微夫敵令其時  
韓彭英布有一人在焉則何一國大祖本  
有將將之明而又當巨猾之也於子詳  
之告老也驟其意而不許蓋天亦大矣虎  
豹在山則藜藿為之不採况四郊多壘之時  
乎

蔡祐字承先有自名其射使征伐常清  
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  
去祖每嘆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  
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人臣所恃者人主之明故智不虛壽男不  
死而謙讓不伐者亦不張其功為此言  
所以無忘其身也蔡祐臨戎則為士卒先  
則居士後可為忠薦矣然其志阻知之言六



口不言功我當代其論叙則豈不為幸負  
苦心哉

周高祖

周主大舉伐齊丁酉發長安丁酉至平陽庚戌成以  
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成以

人稍進逼城官陳東西二十日

城南穿塹自喬山為

復命曰易與耳請

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

輒呼主附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感思自

奮

偏裨之將何意蒙上之知一呼姓名宜其踴

躍周高祖亦真有英主之風長於駕御鼓舞

之術矣然以八萬衆棋布星羅所至輒能記

憶主名亦非易事至於齊王憲之遣還報曰

易與耳大率兵以氣為用者也聞敵壯則安



觀敵弱則奮蓋是常理知敵之不足畏則勝  
道在我矣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萊州刺史傅伏伏

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

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行臺右將軍武御公

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之伏不受謂孝

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

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今天下周主

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

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人何在阿那

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

北而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

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

死蓋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

所食乎肋帶賜之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引

宿衛校士俄問大將軍勅之曰右丞與公高

慈歸附若心勅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大

將校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校持進米



公周主顧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取河陰攻  
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  
功何其薄也

雖圍之臣為敵畏者每見忌於君忠蓋之士  
為敵賞者或不蒙知於主此國之興替所關  
從古如斯有可慨者也周主之於傳伏不但  
嘉其節而又獎其功且誦其故主緯曰朕一  
年教戰取河陰攻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  
河陰傳伏功何其薄乎嗟此固周之所以  
克而齊之所以亡也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齊主既敗走鄴齊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  
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  
得已戊午即帝位下詔曰武平弱政由官  
斬關殺過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過今祇  
欲寬貸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  
唐邕之弟唐而不至者前後相勾延宗發府藏及  
從官男女以賜將士藉沒內帑十餘家助費齊



一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  
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  
泣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  
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勅諸軍圍晉陽  
如累雲安德王延宗命其多妾敬顯韓骨  
等拒城南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  
延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嘆之  
是營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  
攻東門際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  
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塞路不得通  
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王左右累盡  
自拔無路承脚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思以  
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死中之  
誠貫金石義感三軍於其時齊國亡矣君喪  
矣延宗徒以衆逼之故暫寄虛尊極衆心  
人心感勵致伴童兒女子成乘屋攘袂投石  
石以禦賊遂摧大敵幾獲周君以收一旅之  
績謂忠義不可感人正氣不在人堪問哉



上所以激之者非其道耳

隋文帝

周遣韋孝寬等討尉遲迥軍至水橋城諸將請  
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不拔我軍成但  
破其總旅此何能為於是引軍摩武陟尉遲迥  
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人攻武陟軍於沁  
東會沁水漲孝寬等與迥隔水相持又不進長  
史李詢密啓于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  
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揣揣人情大異堅深以  
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  
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  
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  
知其能盡腹心和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  
且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鄭公以下  
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  
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  
信服者速令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  
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乃命府司錄高頴頴受命亟發自是堅  
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  
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樽俎折衝帷幄決勝遭時紛亂非無無士誠  
無與其功者然腹心無所托帷幄無與等亦  
何以濟天下事於其時尉遲迥既以尉擊為  
名而三帥復有交私之謗置之不可代之非  
宜亦可稱呼喻存亡之候矣腹心之患真可  
謂不戰而伐人兵善之善者也聲色不動俾  
佞偽者摧氣抑心焉若德林亦真可稱良士  
哉

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  
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  
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弁在江南之  
志問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迥使潛為  
計畧竟以克陳

伐國必先問將將才亦未易知此養民致賢  
蕭何之明所以于今為烈也隋文雖有弁在



江南之心然非熊虎如韓賀誰與集事而非  
有等運如高頴亦何由知兩人昔人謂欲建  
非常之績請待知人之佐允哉知人之佐為  
有世道寄者所急需也

薛世雄性廉謹凡行軍破敵處秋毫無犯帝嘉  
之嘗從容謂群臣曰吾欲舉一人未知諸君識  
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耶

薛世雄也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操有古  
人之風乃超洋右衛將軍

將帥雖以智勇為急而尤以廉靖為難兼資

者希匹矣非雲雷交動可際云用人之智勇

去其詐與恭乎隋文以威嚇使權竊國而又

平陳與齊統一區宇故於世雄之節槩致倦

倦焉既為之揚其美以風厲諸將而又超進

其秩以寵異之亦可云得將將之道矣且知

時矣

楊玄感欲立勳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  
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非文敢違尚何以



塞其若方隅有風靡之效庶得執事之儀奇之  
為言於帝帝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行故不虛  
也於是賚賜千段禮遇益隆

將門有將蓋是常理玄感逆節於後矣其暗  
嗚叱咤之氣可謂方時之泰無所事其人乎  
然非近臣為之引拔則難以世貴子而帝何  
由知之故薦而不能用則當於子知而不能  
薦則當責臣賚賜之厚而禮遇之隆謂場帝

鼓舞果無術乎

突厥可汗入朝上馬射突厥

賀正弼無能當此乃以命弼弼再拜謝曰

臣聞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

臣聞中上人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

自是植國之幹而技勇者亦足其

虎也所以自昔為中於邦家

所人長技不試而知乃可汗之入朝

既失計命之射矣假令其時無賀正



在茲倚馬成詠彼惡知之幾於謂中國無人  
矣乃獨亦一發中的焉戰勝廟堂折衝樽俎  
若遊之一矢幾似之矣

契丹本事實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信  
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  
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  
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及畜產之半賜  
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  
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自舉之不失人也擇  
為治書侍御史

隋方建國熊虎士蓋不乏人絕漠之誅所部  
者又突厥之衆此亦可謂最艱鉅之委矣而



煬帝乃以韋雲起當之此必有深知雲起者  
雲起至軍乃定節制分兵為十營令其四  
道各引不交雜鼓行角止非公使不得馳馬  
犯者立斬之馳首以殉卒致其將帥入謁者  
皆膝行股慄莫敢仰視兵既退而竟以成大  
功焉謂繫鉛中果無將領器也帝嘉之謂為  
才兼文武信哉

帝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  
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  
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  
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  
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  
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千段  
夷狄人向雖款附亦挾携或之與約結輒  
萌窺伺之念伊吾絕遠啓民雖受青連兵彼  
度中國之必不能度磧也乃背約不至焉於  
其時將非其人豈獨不能建勳伊吾而又以



取輕於突厥矣世雄乃能以孤軍獨進掩其  
不備而盡降其衆築新城置戍而還此則真  
將將之明效也若煬帝者亦可稱能知人矣  
隋煬帝

遼東之役以來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  
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自淇水去平  
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楸境內以拒之列陣

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  
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未送死

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兒勇絕倫卒敗

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即行營青奴及

子太子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至城

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衆營於城外以待

高麗閉城不敢出時以宇文述等衆軍皆

死軍以功賜物五千段明年復出濟海道

東萊會楊玄感及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

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慮其無功

擅還再一固執護兒厲聲曰洛陽彼固心腹



疾高麗逆命猶疥癬爾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權在吾當不關與諸人也  
有沮議者軍法從  
即日廵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  
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降詔書於  
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  
行娶象此元惡期在不遙勅名太常非公而誰  
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閔鄉斬之  
遷知開府儀同三司  
腹心疥癬患不同方急緩弛  
利社稷起生以之存亡可容中復  
之不請命而遷帥  
以虞護兒者亦幾能伸不以之權姑取節  
可也

唐高宗

九月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與劉仁願劉仁  
軌敗百濟餘衆及倭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  
王脫身走高麗工子忠勝等帥衆降百濟悉平  
唯別將逆受信據任仔未下初百濟西部人



高帝之長七尺餘號勇有謀略任百濟之  
 即中國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之  
 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其者多  
 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收散任存山  
 間有眾二萬餘人定方不能克  
 餘城至是與別將沙吒相如皆  
 令各自領其眾進取任存仍以  
 師曰此為默心何可信任存曰  
 有謀教信重義但願所皆未  
 其感激立効之日竟遣之遂拔任存城  
 棄妻子走詔留任存鎮百濟  
 朝百濟兵火之後任存始命  
 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  
 後防塘課耕桑賑貧乏  
 朔及廟詩人眾大悅乃復修屯田儲  
 卒規取高麗任願至京師上  
 事其合戡宜且有文彩何能知是  
 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





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  
狗墮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  
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劉仁軌效使過之志劉仁願有護國之美  
昔人所以兩稱為君子也然重書其美家世  
三階且為之築第京師而優賞其妻子為  
宗之所以鼓舞者亦庶幾有太宗之風矣  
仁軌所以敢為便宜而不奉詔收降虜而  
遣使成功不然專征外關懸隔中邦此仁願  
之所以經創不逞職逸也雖仁軌智勇實  
濟乎

侍御史洛陽賈言忠本使自遼東還上問以  
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叛故也先帝  
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麗微弱  
糧糧命益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今男生傾  
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明聖  
宗當遣將士盡力以乘危亂之國其勢必克下



侯冉舉大上曰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  
軍庸同善雖不善陣而持軍嚴密高侃勦擒自  
處忠果有謀勇必何力沈毅能斷雖頗恣刻而  
有統御之才至夙夜小心忘身受國皆莫及李  
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  
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山合戰大破之斬獲  
二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移李勣軍於十境  
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唐太宗曰征不庭無思不服而獨

蹈楊廣之覆轍馬賈言也謂先帝東征而不  
克者高麗未有釁也免矣無弱攻昧武之善  
經時動則威往乃必克高宗雖無太宗之才  
然高麗有敗端矣至所任將帥又皆盡一時  
之選此所以太宗不能克者而高宗收其功  
也帝王大畧惟在任人信哉

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  
叛者於瓠盧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  
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鞞鞠攻之



劉氏擐甲帥眾守城久之虜退，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韎韜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謹行以降胡而為國將，劉氏以全城之功而受上賞，惟才是使，惟功是錄，而不限於類，此所以狙詐咸作使也。

夏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戰八捷。上以師德為北鄙員外郎，左驍衛，即將河源軍。經畧副使師德辭兼職。

曰：師有文武才，勿讓也。

婁師德不但吐蕃之儒，又鴟鵂之士。其並發推堅，乃更與烈如此。高宗獎其兼資，而令其帶武綬，三代下為潤典矣。其實任苗者，則高赫、赫南仲、繼統于裏于古，初寧有將相之分，文武之別乎？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于殿，既而仁貴射之，射穿九重，其賞與之謂賊不足平也。九姓衆十餘萬，令驍衛十人迎仁貴。



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餘皆下馬請降立坑  
之進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二  
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軍事非智不籌非勇不克蓋是常理然亦有  
異焉假令敵之兵有制將有能則當以智為  
先而輔以勇如非其對則一勇足以奪氣而  
得萬者在呼吸間矣仁貴以一矢定天山蓋  
九姓之衆雖多總之皆烏合且不足當技擊  
而況節制乎此仁貴之所以不旋踵而成功  
也兵法所謂一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也  
只三矢賢於十萬師矣而高宗能鑒而賞之  
於仁貴亦不幸矣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解旗虜以  
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  
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  
安多所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  
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  
悔之無及幾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



高祖之

高祖之成亦觀見太宗之奇最精存英王之  
樂始元就之違制不但以也其也且因以  
崇如也亦殊可尚矣

左武后

如武后入為群所向披靡黃唐之戰張文德麻  
如武后為所縹又有駭務救者亦為契丹將屢  
敗唐兵及孫萬死二人來降有言其後至請

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驍勇絕倫能盡力於

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用矣奏救

之所親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

用其言赦而與之官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

務整為右武城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

平之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進楷固為左

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樂盈之逐樂王鮒言於范宣子孟及州綽邢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子何獲焉  
樂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故士  
何常之有如李楷固駱務整事契丹為契丹  
死及事唐復為唐死此狄仁傑所以謂既能  
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也若仁傑者亦  
誠知人哉武后不但採其論又能歸之功此  
陸敬輿所以稱法太宗天后之用人也有以  
哉

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又視元年為隴  
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將朔莽布支於涼州洪源谷  
凡六戰六捷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  
侍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  
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  
則天大加嘆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  
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  
厥與諸蕃不和輿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  
則天召休璟與諸宰相商度事勢俄頃聞具奏  
輒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諸兵應接一如休



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遷夏官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

山川要害非復涉不能知夷情種族非經練  
不能悉宰相雖當總理天下要可攝其大綱  
開誠心布公道以蒞之而已即庶務經綜且  
須任人而况疆圉社稷安危之所寄乎此集  
衆思廣忠益雖在武侯不可廢也則天以休  
璟習邊事於夷情之奏俾同宰相商計可謂  
得用人之道矣且其戰勝之威又足以示敵  
之重使胡人者望而心服也  
國之寄而先帝於陳湯之討匈奴也  
高宗時吐蕃陷安西鎮長壽初將軍屯安西  
府則天令成武軍總管王孝傑討之  
節等帥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破其  
軍攻獲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  
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羅郡城其  
曰隄不守之陷吐蕃今既復舊城其  
孝傑盡忠款誠衆足徒行身與上  
力遠



建茲功效深可嘉尚遷左衛大將軍  
惟地不可與人惟理尺寸不容逾惟祖  
宗之規圖毫髮不可抑損雖在絕域亦苟建  
國時有之無異生身即替志亦無命之所攝  
矣竊以于閩疎勒碎磔此其地由後言自非  
中國所有而在太宗時則固統一之國宇也  
削則陵復則固蓋是自然之理此則天所以  
謂既復舊規則邊境自然無事也以深嘉孝  
傑之功而進其秩焉

唐肅宗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  
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  
之志邪今獨虜將為之用耳中國之人惟高尚  
等數人餘皆脅從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  
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  
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  
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



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崧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願救于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于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犇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之必成擒矣

上悅後竟如其所策

制敵固在得人全機扼形援軍將必在得所此帷幄運籌與其若定計於密勿者不可以無人也昔高帝問群臣吾欲捐關以東與誰可與其功者張良謂黥布彭越兩人可也使而漢將惟韓信可當一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卒以破楚者此三人也如李泌之以兩軍繫賊四將者何其策之善乎不然則如思明忠志既其等固上



陽之驍銳也豕突狼奔可易摧折雖子儀老  
獨亦東牟西盼應接支持之不給矣能有濟

子

唐憲宗

選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夫人方氏言當行立懷  
諒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田興為忠都督與馬  
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欽以  
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與  
討之季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但

領門下按兵養威嚴勿諸道皆歸之也  
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時惟在朝  
廷應之敏速中其機全不為所任以獎其人使

兩河聞之恐其麾下以取資必若此者乎  
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  
而田懷諫幼弱軍政果皆決於季安將去則  
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怒而朝會又久未至  
興晨入府上卒數十人大譟擊鼓而拜請為留  
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興度事不可成乃謂眾曰汝



首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爾爾副大使守朝  
廷法令由版籍請官吏然後曰諾與乃殺  
將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特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  
特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  
絳曰不可今日興奉其土  
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  
行士未來為請求然後與之  
上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  
無及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與  
出不次無以使之感激  
節度使制命已至魏州與感  
鼓舞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印利弗與當所不  
爵賞所以空糜而下不鼓舞也在師中  
三錫命即軍中拜為大將軍  
人有行之者矣唐之藩鎮  
所策以處魏博之道御之  
不鼓舞則



者乎

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而上疏求  
 改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其  
 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文喜又不受命欲自啟  
 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  
 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  
 兼下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  
 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  
 時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救文

世以蘇波人... 文喜使其將... 陛下藩邸部曲... 以獻世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以... 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 爾能立效因善我節不可得也使... 文喜而攻之如初城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 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 將吐蕃方... 於唐不為發兵... 唐...



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京師

德宗之討劉文喜有一得在斷而成功有兩

失始則徇其請而以朱泚為帥此文喜之所

以軟遊旌節也既則縱海軍以遣之歸而不

送斬之此文喜之所以竟為首子也於其時

廷到豈少人乎有明斷如嚴武則泚亦之師

不必淹越而元惡早授首矣

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副元帥

津城駭元光令兵討之時賊震懼

微鴛諭皆降詔即以燧為河東節度使

因降受節使燧有功於國

之燧乃平步騎三萬次于絳

拔外部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

之於十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斬首

萬級獲馬五百匹于時天下輒兵聚食物貨

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上未決燧以懷光

討之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播之於成靈無以

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請得



日糧足以集事上是之乃與泮城駱元光韓滉  
珠之兵合時賊將徐廷光守古春宮城燧度長  
春不下則懷光勢相倚久攻所為必多乃挺身  
王城下見廷光廷光懼燧成之拜於城上燧突  
其心已屈謂曰我自朝來爾  
嚮受命廷光  
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  
本功高天下  
奈何棄之為族滅計君從  
止免得當  
可遠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吾  
更步可射我因披心示之廷光感泣一軍皆

涕即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  
更為王人矣泮城每自以為不及也歎曰李  
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  
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十名  
俊斬懷光降眾猶萬六千誅其黨閻安孟寶張  
清吳同守宅脅附悉赦之不聞月河中平遷光  
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遷太原帝賜家  
奉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  
中榜其額以寵之



用兵非難明義難討賊非難定計難方時之  
衆情易眩廟堂之見不定即諸道之兵皆  
離心矣此言朝之論所以與閫外常相矛盾  
也此馬燧之所以不憚棄軍必歸以天子而  
決之也古稱木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不  
馬燧之斯舉也幾近之矣至於臨敵機宜雖  
甚奇特又自是義之次者也德宗剛愎乃能  
任之堅也復優其賞亦可尚矣  
韓滉聞鑿輿在外聚兵簡石頭城  
蓄異志者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  
儉自車駕播遷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  
盜賊不生況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中  
原板蕩謂陛下或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  
乃人臣忠薦之慮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  
麻卿弗聞乎對曰臣故聞之其子皋見為考功  
郎不敢歸省正以此也上曰其子懼如此卿亦  
何保之對曰況之用心臣知之熟願上亨明其



無它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  
 卿人亦何易可保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浞  
 它日上謂曰卿章已留中知卿與浞親舊得不  
 愛其身乎對曰臣非私於親舊顧浞實無異心  
 臣之上章以為朝廷耳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  
 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  
 東豐稔頓陛下早降臣章以解衆惑而諭韓舉  
 使之歸親今浞感激無自疑速運糧儲豈非為  
 朝廷邪上曰善朕喻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舉歸



去... 謝... 不復疑矣因言關中... 韓舉... 歸... 朕...  
 之衆至潤州浞感... 韓舉... 歸... 朕...  
 有萬斛聽衆留五日... 韓舉... 歸... 朕...  
 亦實二十萬斛... 韓舉... 歸... 朕...  
 少遊貢米矣對曰... 韓舉... 歸... 朕...  
 道所貴推誠... 韓舉... 歸... 朕...  
 防意外此誠忠... 韓舉... 歸... 朕...  
 萬之慮也... 韓舉... 歸... 朕...



馮主之快以致譏謗生焉非李汝波  
且自牖而納之約乎則如蘇軾者又將  
恩之進止兩無其據矣

男明 人 李 虛 弘 長

子將紀十四卷

